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三十七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

褚遂良魏徵言愛  
魏王泰太過

帝欲觀起居注

制禁自殘手足

魏徵有疾上言

貞觀十六年正月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大開館舍廣延時俊  
 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  
 為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  
 漸除禍亂之源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為  
 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恐魏王  
 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 上謂諫議大夫  
 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  
 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巨至  
 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 七月制自今有自  
 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上直隴切下色角切人往往自  
 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有疾  
 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  
 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  
 有為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  
 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章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  
 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得儒  
 襜以遂其所尚徵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  
 豈為一人何事過謝 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  
 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  
 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  
 侍臣曰方今群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  
 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  
 獻廢嫡立庶危國忘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  
 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卧護之徵乃受詔 西突厥乙毗吐陸

可汗自恃疆大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

骨邀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諫

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

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十月殿中監宇文士及卒上嘗止樹下

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

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上謂侍臣曰薛延

陀屈疆漢北屈渠勿切疆巨兩切屈本亦作偃偃疆梗矣也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

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

兵凶戰危臣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

女先是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

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

何力大譎曰主上厚恩如是奈何遽為叛逆其徒執之誚薛延陀

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

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上聞契苾叛曰何力

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其狀上為之下

泣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

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

蓋蘇文蓋蘇文或號蓋金姓泉氏自去生水中以惑眾弑其王武立王弟子藏為王自為

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

事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

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

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

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歷廣州都

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

贓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

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

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

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

上負於天欲席葦於南郊舊古老切席以自貶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

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

上不許群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具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

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

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土獮于驪山

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

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

之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所重敕八座議

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請為

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繼

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

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懷諫

復弼力雖切恨也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

治乎對曰彼纒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正月鄭文貞公魏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

於道又遣中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

第扣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已上皆

赴喪給羽葆鼓吹葆傳抱切羽葆華蓋天子之儀衛也又唐制陪

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

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

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二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

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

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

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以許之終不為改如

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幻穉直利切亦作遂

良上疏以為漢宣帝去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

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咸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

為然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

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承呪切以取

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上命圖

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

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庶郭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

瑒裴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

鄭于分切古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

集邲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

會言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初太子

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

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群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

其意輒迎拜歛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荅不暇宮省

秘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

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風讀仍遷志寧為詹

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太

子嘗曰我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眾自

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

節下士以求聲譽文武之臣各有附託潛為朋黨上意浸不憚太

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侯

君集前以有功下吏怨望有異志太子數引入東宮問以自安之

術君集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會承基坐事繫獄

當死 十七年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

齡蕭瑒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

何以處承乾群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

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

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

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殿群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士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謂無忌等曰公等以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上乃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衆皆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引魏王泰幽於北苑立晉王治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弃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士勣為詹事瑀士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自此始

李士勣嘗得暴疾方去須灰可療須詢趨切本亦作鬚在頤曰鬚上自翦須為之

和藥士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為卿也何謝之有士勣嘗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群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

李密豈負朕哉士勣流涕辭謝齧指出血齧倪結切嚙也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六月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

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

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

則聖 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契必何力上言  
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  
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  
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  
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  
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陀  
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七迹切水諸有石者無水草  
耗死將半失期不至上乃下詔絕其昏是時群臣多言國家既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  
知今昔漢初匈奴疆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  
今中國疆夷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陀新爲君  
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執以威服之彼同羅僕骨回紇等  
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  
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  
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  
弃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不可  
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弃信而絕之雖滅  
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耳但  
踈遠賢良狎昵群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爾當來告我正倫屢諫  
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泄對曰臣以此  
恐之真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爲穀州刺史及承乾敗七月復左  
遷正倫爲交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正倫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  
君集爲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  
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  
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  
不悅乃罷叔王尚主而陪所撰碑陪蒲也初上謂監修國史房



玄齡曰刑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八月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甚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為龐王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及大亮貴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九月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相息見齎書賜高麗曰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十八年正月相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

高麗官名蓋蘇文為之

已將兵擊新

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豐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詔命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拍麾則中原清晏麾許為切旄顧盼則四夷龍服上質步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

矣李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  
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  
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眾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  
太子新立年尚幼穉一旦弃金湯之全雖他郎切韓子曰踰遼海  
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愛也上不聽時群臣  
多諫者上曰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  
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勣道  
宗萬徹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  
大敗矣上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  
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  
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  
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  
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  
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  
懸擬倫私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  
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旒力求切疑注  
襟以納其說襟居今切虛其猶恐群下未敢對駁余章切對答也  
而稱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  
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  
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疆辯  
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眾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  
矣上飛白荅之曰飛白蔡邕所造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  
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  
虛懷以改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  
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  
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讀曰朕欲面舉公等得失  
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  
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撝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加

涉切言泛覽流觀如涉水獵獸不精專也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

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

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徇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

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

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交馬周見仕敏速性

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

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以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

文本曰非勲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

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十一月車駕幸洛陽時鄭元璠神六切

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召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

遠根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蒼沒切上曰今日非隋之

比公但聽之乃以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摠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

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

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

軍合執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十二月李大亮卒於長安

遺表請罷高麗之師家餘米五斛布三十匹親戚早孤為大亮所

養喪之如父者十有五人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

高麗初突厥候利苾可汗有眾十萬勝兵四萬人候利苾不能

撫御眾不愜服上詰叶如快也弃候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

之群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

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

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

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

計其感恩豈肯為患顧謂褚遂良曰尔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

五年保無突厥之患初突厥既亡太宗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後又立阿史那思摩為候利苾

可汗使統頡利舊眾候利苾既失眾入朝上以為右武衛將軍

十九年正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

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  
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  
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拍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  
軍摠管使從行上之發京師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宣從事不復奏  
請或詣留臺稱有密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  
行在上聞留守有表送告密人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  
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屠斬璽書讓玄齡以不能自  
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  
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三月車駕至定州上謂  
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  
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而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  
及朕之未老用上大夫餘力以取之四月李世勣自通定濟遼水  
至玄菟同都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  
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譙擾無敢出  
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  
斬首數千級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  
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科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  
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  
日遇暴疾而薨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牟莫侯  
地太宗既拔蓋牟城置蓋州牟車駕至北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沙城  
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摠管王大度先  
登五月己巳拔之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  
二百餘里淖泥也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  
留行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  
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  
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  
輿乃更以賊遺君父乎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  
敵所向皆靡既合戰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度遼水撤

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藝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吮祖克也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眾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

十九年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城皆從之詔以白巖城為巖州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

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釋薩新史作傳奴篤切音同薩音桑葛切釋薩高麗

官比都督也延壽惠真釋薩高延壽北部部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

市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

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

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

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

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師衛群雄外服戎狄獨

立為帝此命世之才命舉海內之眾而來不可敵也為吾計者莫

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

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

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

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蒲蓋切

旆日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古攔切年身親行陳凡

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筭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拍蹤

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韃靼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吉岳切角軍器徐廣市販儀制曰角前世書說所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驍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啗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名禮以字行己未延壽患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上簡焉薩巴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收韃靼三千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投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上壁吉切蹕也天子行幸所上故曰駐蹕秋七月上徙營安市城東嶺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為塹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空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懾服不敢動九月真珠卒其庶長子曳莽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安市人顧惜其家

人自為戰木易猝拔烏骨城轉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群臣亦言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上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彘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空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縋馳為勿垂繩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衝昌容切權城車也詩臨衝閉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傳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從城闕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上松閏切言使人將行備示衆士以為戒也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已酉度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令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薪於馬鞘以助役鞘仙妙切馬刀鞘室也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崑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

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  
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  
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疎而太健必以此  
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執如此  
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  
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下詔稱洎與人竊議  
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  
其妻孥

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  
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寃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  
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  
除免者數百千人 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 上嘗幸未央宮辟  
仗已過辟亦勿執兵仗以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詰之曰聞

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還顧謂太子  
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乘腰輿有三衛誤  
拂御衣其人懼變色上曰此間無御史吾不汝罪也 陝人常德  
玄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欲舉大事上命馬周等按其  
事亮辭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養此輩何為正欲反耳命百  
官議其獄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  
不當死亮竟斬西市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  
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人矣往昔李道裕議張亮獄去反形  
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 薛  
延陀多弥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  
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弥大敗引數千騎奔阿史那時健  
部落回紇攻而殺之餘眾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為伊特勿  
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  
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 江夏王道宗薛萬徹等



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上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為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七月車駕幸靈武踰隴山至西瓦亭觀馬牧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部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咸云願得天至尊為奴等為可汗上為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蕭瑀性狷介上古佐切又吉撮切狷者有所不為介耿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因白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群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怏怏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殫多寒切極盡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上息七切孝經故親生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負房切子路曰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蒸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

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房玄齡嘗以微謹歸

第諸遂良上疏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

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自非有罪在不赦

摺紳同尤摺紳同尤垂紳摺紳之士摺紳而不可遐弃陛下若以其衰

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鮮息淺也弃數

十年之勲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父之上幸芙蓉

園在興慶宮旁玄齡敕子弟汎掃門庭汎思晉切瀝也曰乘輿且至有

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正月高士廉疾篤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 上將

復伐高麗朝議以為宜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數

年之間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遣牛進達李海岸發兵萬餘

人乘樓船自萊州泛海而入又以李世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

世勣既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

其羅郭而還 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

所不能臣者皆順眾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

槎鋤加切槎牙邪斫木也疏百川注之海其勞甚矣而民不怨者因人之心順

地之勢與民同利故也 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齡獻翠微

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官故令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若馬周起布衣

詔令於御史裏行是也初昌黎與進士王公治皆善屬文名振京師考功負

外郎王師旦知貢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奏第上怪無二人名

詰之師旦對曰二人雖有辭華然其體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

高第恐後進効之傷陛下雅道上善其言 上御翠微殿問侍臣

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

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

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

古帝王各疾勝己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

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肖則欲

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

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以司農李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緯美髭鬚緯于貴切髭即移也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七

片牛進達李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骨利

幹古旦切鐵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利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許去切煮羊脾適熟脾古狎切闔也日已復出矣

○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巨

地納汗藏疾汗汪胡切左氏川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

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二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

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

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檣榭詞夜切土高曰榭屢

有興作大馬鷹隼鸞尹切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

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

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

惜哉可不慎哉詔遣薛萬徹裴行方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結骨自古未通中國二月其俟利發

尖鉢屈阿棧入朝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為不祥  
一宴之於天成殿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披弊中國所  
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呼○上營玉  
華宮務令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才資切茅華切然備設太子  
宮日司苞山終野所費已巨億計 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  
麗西討龜茲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  
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  
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  
非矜功恃大弃德輕邦圖利危亡賜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  
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覆茅茨示約猶興木石  
之疲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  
玉錦繡寶迷心之醜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  
制後上善其言甚重禮之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彊四天  
竺皆臣之及右衛率長史王玄策奉使至天竺會尸羅逸多卒  
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脫身宵遁以  
書徵隣國吐蕃及泥婆兵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之兵進至中天  
竺所居茶縛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  
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 上  
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  
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  
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大  
上從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  
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 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  
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  
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宮中行酒  
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爾  
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後出為華州刺史有  
布衣負道信負音通姓也自言能絕粒力入切米食曰粒曉佛法君羨

深敬信之數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  
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秘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  
象俯察曆數其人已在陛下宮中為親屬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  
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  
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  
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為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  
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司空梁文昭公  
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  
群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為陛下每決一  
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  
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  
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為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  
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為前代雪恥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  
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眾自  
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  
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薨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  
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  
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諱其賢英衛善將  
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八月敕  
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婺亡遇切州名造海船及雙舫兩船相切  
並千一百艘彊偉等彊巨良切姓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魯皓切雅  
印眉三州獠反遣茂州都督張士貴右衛將軍梁建方發兵二萬  
人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隄潭州人造船上許之州縣  
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驟然上聞  
之遣司農少卿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耐  
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  
畢復征船庸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加存養上乃敕潭州船庸皆  
從官給

二十三年夏四月上有疾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衛景武公李靖薨 上苦利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髻面割耳流血灑地勢力之切刺也以李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品 八月葬文皇帝于昭陵廟號太宗○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 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問 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唐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上治淳為善宗第子在位三十七年壽五十六

上即位問人疾苦

永徽元年正月上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即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

悉空陳不盡者更對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閣問以百姓疾苦

及其政治有洛陽人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

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

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九月上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呂樂

谷那律曰油衣若為則不漏油衣周切凡兩具者周時有之矣矣

二年金州刺史滕王元嬰驕奢縱逸居亮陰中亮力漾切陰默也

言畋遊無節數夜開城門勞擾百姓或引彈彈人上行圓或埋人

雪中以戲笑上賜書切讓之不致於法書下上考以愧其心元嬰

與蔣王惲惲子兩切皆好聚斂上嘗賜諸王帛各五百段獨不及

二王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給麻兩車以為錢貫二

王大慙 九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物上以引駕職

在糾繩乃自為盜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

法不至死上乃免文操死顧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上謂宰相曰

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情長孫無忌對曰此豈敢

言無然肆情曲法實亦不敢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

免無忌以元舅輔政凡有所言上無不嘉納

三年二月上御安福門樓觀百戲上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

情及風俗奢儉非為聲樂朕聞胡人善為擊鞠之戲鞠居六切擊字

帝王所為豈宜容易朕以焚此鞠莫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

誠 秋七月立陳王忠為皇太子王皇后無子柳奭為后謀以忠

母劉氏微賤勸后立忠為太子莫其親己外則諷長孫無忌等使

請於上上從之 上問戶部尚書高履行去年進戶多少履行奏

請於上上從之

斬誣告長孫無忌謀反

那律對油衣不漏

上不喜滕王元嬰王聚斂

蕭鈞言盧文操法不當死

上以官司行事不盡情

上焚鞠以杜絕胡人

立陳王為太子

上問高履行戶口

上問五品以上何不言事

天下大稔

上召武昭儀後宮

王后救武氏女

賜長孫無忌金寶及官

貞外同正將孝璋始

王德儉勸李義府立昭儀

褚遂良等從廢王后

去年進戶摠一十五萬因問隋代及今日見戶履行奏隋開皇中戶八百七十萬即今戶三百八十萬

五年上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伏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耶何公等皆不言也

○是歲大稔洛州粟米斗兩錢半秬米斗十一錢秬古衡屬上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隨衆感業寺為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武氏泣上亦泣時蕭淑妃方有寵

王后聞之陰令武氏長髮勸上納之後宮欲以間淑妃武氏巧慧多權初入宮卑辭屈體以事太后愛之數稱其美於上未幾大幸拜為昭儀上朱稱切昭顯其儀示隆重也后及淑妃寵皆衰乃更相譖毀上獨信

昭儀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之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即譙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

后適來此上大怒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媚子三人皆為朝散大夫

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

六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貞外特置仍同正貞外同正自孝璋始中書舍人李義府為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

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為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

為福矣義府乃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超拜中書侍郎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

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為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

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

子今欲立昭儀為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先帝為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

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





王蕭為崇

日本義府為

代王公為太子

來濟引感植  
公出遊為對

義府屬屬畢

正義府法出

于氏

王義方對仗此  
義府

韓瑗討褚遂  
良定

劉洎之子訟  
褚遂良

曰母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為崇所角切崇息被髮瀝血如死時狀歷狼狄後徙居蓬萊宮蓬萊宮在京城東北復見之故多在洛陽終身不歸長安李義府參知政事義府容貌温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克狡古巧切狂也謂也忌果記切忌謂畏多忌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顯慶元年正月以皇太子忠為梁王梁州刺史立皇后子代王弘為皇太子生四年矣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公等為朕陳之來濟對曰昔齊桓公出遊見老而飢寒者命賜之食老人曰願賜一國之飢者賜之衣曰願賜一國之寒者公曰寡人之廩府安足以周一國之飢寒老人曰君不奪農時國人皆有餘食矣不奪蠶要上祖舍切以蠶事為要則國人皆有餘衣矣故人君之養人在省其征役而已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臣願陛下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寺丞畢

正義枉法出之將納為妾大理卿段寶玄疑而奏之上命給事中劉仁軌等鞠之義府恐事洩逼正義自縊於獄中上知之原義府罪不問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白其母曰義方為御史視姦臣不糾則不忠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為不孝二者不能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義方乃奏稱義府於輦轂之下擅殺六品寺丞就云正義自殺亦由畏義府威殺身以滅口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請更加勘當於是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願望不退義方三叱上既無言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釋義府不問而謂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貶萊州司戶韓瑗上疏為褚遂良訟冤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為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下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為褚遂良所譖而死李

許李譜雜瑣  
來濟取官

合四郊為一祀

劉祥道請錄  
簡入流

尉遲敬德

許敬宗奏  
李方與長女無  
忌友

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枉給事中樂彦  
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  
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

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  
遂良潛謀不軌八月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

卒禮官奏四郊迎氣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廟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明年

天子以四郊迎氣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廟又貶褚遂良為愛州刺史明年

郊明堂孝經曰三輔黃圖云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官在國

王祭五帝也廢緯書六天之義緯于貴切易詩書禮樂春秋孝經

之說故禮記尚書許欽宗與禮官議黜之其方丘祭地之外羊切

示注云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又通典曰神州謂

神州亦請合為一祀從之以吏部侍郎劉祥道為黃門侍郎仍

知吏部選事上須綽切知選事祥道以為今選司取士傷濫每年

入流之數謂流內又有視流內過一千四百雜色入流曾不

銓簡即日内外文武官一品至九品凡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約

準三十年則萬三千餘人略盡矣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足充听

須之數望有釐革各核改易也既而杜正倫亦言入流人太多  
上命正倫與祥道詳議而大臣憚於改作事遂寢  
三年十一月鄂忠武公尉遲敬德薨敬德晚年閑居學延年術修  
飾池臺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交通賓客年七十四以病終  
四年武后以太尉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已深怨之會洛陽人李奉  
節告韋季方朋黨事許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  
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上譙曰豈有此邪舅為小人所間小生  
疑阻則有之何至於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竊恐攘袂

敬宗引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殺之至今天

削無忌官

時人謂姓名錄為真格

太宗革山東士以門地索嫁資

蘇定方擊破百濟

一呼同惡雲集必為宗廟之憂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去夜季吉承與無忌同反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之舅也文帝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為明主陛下少更遷延臣恐變生肘腋上嗾柳切賢所也下夷益切略用後上以為然竟不引問無忌下詔削無忌太尉封邑黔州安置上命李世勣許敬宗等更共覆按無忌事敬宗遣袁公瑜詣黔州逼令自縊藉其家六月詔改氏族志為姓氏錄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時稱允當至是許敬宗等以其書不叙武氏本望奏請改之乃命禮部郎中孔志約等比類升降以後族為第一等其餘悉以仕唐官品高下為準凡九等於是士卒以軍功致位五品者豫士流時人謂之勳格初太宗疾山東士人自矜門地昏姻多責資財命修氏族志例降一等王妃主壻皆取勳臣家不議山東之族而魏徵房玄齡李勣家皆盛與為昏常左右之由是舊望不減或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懸隔李義府為其子求昏不獲恨之故以先帝之旨勸上矯其弊詔後魏隴西李寶等十家子孫不得自為昏姻仍定天下嫁女受財之數毋得受陪門財然族望為時俗所尚終不能禁或載女竊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終不與異姓為昏其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往往反自稱禁昏家益增厚價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三月新羅王春秋二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兵道行軍摠管帥劉百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八月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墟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追奔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帥眾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使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

上苦風眩皇位

改百官及臺省等

人服注雅相軍

八品以下衣碧

義府對上勃然

義方以窺覘

遣書賈德壽

劉仁軌鎮撫百姓

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為都督刺史上初苦風眩頭重眩發縮切目無常主目不能視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自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十一月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顯慶二年擒西

龍朔二年二月改百官名以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中臺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

機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其餘二十四司唐制尚書省都司都堂之東曰吏部戶部禮部三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西曰兵部曰刑部工部三行每行四司

御史臺九寺七監十六衛御史臺改曰憲臺大夫寺祥吏切寺司也官之所止九寺即九卿也改太常曰奉常卿皆為正卿少卿為大夫之類是也監格職切領也改國子監曰司成館祭酒曰大司成司樂曰少

衛曰左右或衛之類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俱江道大

摠管任雅相薨雅相為將未嘗奏親戚故吏從軍皆移所司補授謂人曰官無大小皆國家公器豈可苟便其私由是軍中賞罰皆

平人服其公九月初令八品九品衣碧上於郎切下彼○右相

河間郡公李義府侍宮中之執專以賣官為事上頗聞之從容謂義府曰卿子及壻多為非法卿宜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殊不引咎

緩步而去上由是不悅望氣者謂義府所居第有獄氣宜積錢二十萬緡以厭之上益涉切廣雅曰厭鎮也義府信之聚斂尤急又微服出城東登

古塚候望氣色或告義府窺覘災眚胡救監切窺也又編廉切青所景切過也陰有異圖四月下義府獄遣司刑太常伯劉祥道鞫之事皆有實除名流

雋州朝野莫不稱慶八月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

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初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至是詔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比薄必切僵尸滿野切臨也仁軌始命瘞骸骨於

劉仁軌對上言  
皆仁軌所為

阿史請如胡法  
立可汗

王伏勝發武后  
腐勝之術

武后殺上官儀  
及王伏勝

武后垂簾  
及王伏勝

人皆以許敬宗李義  
府為為邪然以孫勳  
為為不忠羅浮於德  
與生而乃能逃其刑  
致死後妻其後  
棺之罪天其報也  
不遺也

計切幽籍戶口理村聚從遇切廣雅曰聚居也署官長通道途立

橋梁補堤堰於建切復坡塘曰破塘偃猪也課耕桑賦貧乏養孤

老立唐社稷頌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然後修屯田諸糗糧訓士

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

機空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為非

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為築第長安厚賜

其妻子遣使齎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

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仁軌先坐督海運

麟德元年正月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為

單于大都護初李靖破突厥遷三百帳于雲中城阿史德氏為其

長至是部落漸衆阿史德氏詣闕請如胡法立親王為可汗以統

之上召見謂曰今之可汗古之單于也故更為單于都護府秋

七月丁未朔詔以三年正月有事於岱宗上徒剛切岱宗泰山山東

物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乃岳也風俗通云泰山山

上意故上排群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欲有所為動為后

所制上不勝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常為厭勝之術宦者

王伏勝發之上大怒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皇后專恣海內所

不與請廢之上意亦以為然即命儀草詔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詣

上自許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復待之如初猶恐后怨怒因

給之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

勝謀大逆十二月儀伏勝皆死朝士流貶者甚衆皆坐與儀交通

故也自是上海視事則右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

權悉歸中宮黜陟生殺決於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二年春上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為戒

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群臣無得

而諫祕閣郎中李淳風祕兵媚切高祖時太史局隸祕書閣郎

中以傳仁均戊寅曆傳方遇切仁均東都道上也善推步之術高

切傳仁均唐在戊寅歲甲子日登極曆元推步浸疎推測考步

戊寅日起甲子名為戊寅元曆如漢太初也

劉仁軌使者  
海祠泰山

皇后即命婦  
莫獻新禮地

許敬宗躍  
對上問帝丘

上問張公  
世居曰

上祀昊天上帝  
大赦天下

義府以赦  
病死

始鑄當十錢

男生使子  
救

北乃增損劉焯皇極曆焯職略切焯字士元仕隋更撰麟德曆五月辛卯行之七月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上丁含切倭國使

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冬十月皇

后表稱封禪舊儀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

至日妾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為亞獻越國太妃

燕氏為終獻壬戌詔封禪壇所設上帝后土位先用蕙結陶匏等

蕙古老切得也禾去其穗結訖切結亦蕙也禮記郊特牲曰草

席之安而蒲越蕙結之尚明之也言禮實質所以交於神明漢書

酒尊執執也匏爵謂破匏為之皆太古之禮器貴其質素自然

並空改用茵褥壘爵壘而蜀切說文茵車重席也褥繁采色也壘

木為之漆赤中爵盡也足也又象爵之形其諸郊祀亦空準此又詔自今郊廟享宴文

舞用功臣慶善之樂武用神功破陳之樂丙寅上發東都十一月

上至濮陽竇德立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立不能對許

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

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立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立聞之

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

宗多聞信美矣德立之言亦善也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

唐皆旌表其門上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執書忍

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乾封元年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上帝于泰山南己巳登泰山

庚午降禪于社首祭皇地祇壬申上御朝觀壇受朝賀赦天下改

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階先是階無泛加

皆以勞考叙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

年服緋者滿朝矣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卒

○五月鑄乾封泉寶錢一當十俟期年盡廢舊錢既而穀帛踊貴

商賈不行詔罷之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為莫離支初

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二弟恐兄還奪其

權男建乃自為莫離支發兵討男生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

詣關求救六月遣契苾何力將兵救之以獻誠為鄉導又遣龐同

史興宗對上  
請令劉齊賢  
捕鷄

上耕籍田九推

李安期對上  
責不進賢

張文瓘諫遣  
一蓬萊等宮

李勣拔高麗

却處後以膽略  
勝敵

善高侃等同討高麗。九月廣平宣公劉祥道薨。子齊賢嗣。齊賢為入方正。上甚重之。為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鷄。鷄笑切劉齊賢今為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鷄者邪。卿何以此待之。冬遣李勣郝處俊擊高麗。

二年春正月上耕籍田。上秦昔切。天子躬耕籍田以勸率。大進耒耜。詳里切。田器也。使務農也。漢書注籍猶蹈籍也。有司

麗命易之。既而耕之。九推乃止。推吐回切。禮記月令天子推御諸侯九推。上屢責

侍臣不進賢。眾莫敢對。司列少常伯李安期對曰。天下未嘗無賢。亦非群臣敢蔽賢也。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為讒者已指為朋黨。滯

淹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矣。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此在陛下。非在群臣也。上深以為然。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廩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古玩諫曰。隋鑿不遠。願勿使百姓生怨。上納其言。減廩馬數千匹。九月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引兵進擊。一十

六城皆下之。高侃進至金山。戰不利。左武衛將軍薛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郝處俊在

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平秘切。乾糲也。謂乾糲也。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温公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唐紀

一 高宗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下

李勣等拔扶餘城

賈言忠對直

上又與言忠論諸將

男建為本勣所擒

上在含元殿受俘

薛仁貴鎮撫安東

二月元年

總章元年二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初薛仁貴既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為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豐也今高麗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為我鄉導彼之情偽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彊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執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飢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翹舉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勵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沉毅能斷雖頗忌前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勣既克大行城九月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上可亥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已出赦以為司平太常伯貞外同正男生為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惣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盧承慶考  
官喜龍慶

來公敏合  
涼州

李勣今勿  
承慶

李勣與弟  
別

起家象山  
功

李勣為  
粥

自言時  
為

二年春以雍州長史盧承慶為司刑太常伯承慶嘗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谷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龍辱不譎考中上秋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多以為未宜遊幸上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守者又切晏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故朕欲巡守遠俗若果為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刑大夫來公敏獨進曰巡狩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尚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鑿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為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群臣不敢陳論耳上善其言為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為黃門侍郎英貞武公李勣寢疾上悉召其子弟在外者使歸侍疾上及太子所賜藥勣則餌之子弟為之迎醫皆不聽進曰吾本山東田夫遭值聖明致位三公年將八十豈非命邪修短有期豈能復就醫工求活一旦忽謂其弟司衛少卿弼曰吾今日小愈可共置酒為樂於是子孫悉集酒闌切漢書注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坐謂之酒闌謂弼曰吾自度必不起故欲與汝曹為別耳汝曹勿悲泣聽我約束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蕩覆無餘吾有此子孫今悉付汝葬畢汝即遷入我堂撫養孤幼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槌殺也言擊殺之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十二月薨起家象陰山鐵山鳥德韃山上居言切按考異曰唐晉云以旌旗破突厥薛延陀之功勣為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嘗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閨門雍睦而嚴閨謂性切說文特立之其姊嘗病勣已為僕射親為之煮粥風回熱其鬢鬢切燒也姊曰僕妾幸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非為無人使令也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勣常謂人我十二三時為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為難當賊有所不愜則

裴行儉華選人之弊

郭待封與仁貴

仁貴等死除名

姜恪為涼州總管

仲琮不對上言 賊薛仁貴

殺之別快詰也十七八為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為大將用兵以救

人死勳長子震早卒震子敬業襲爵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

歲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貞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榜引銓

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

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

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

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

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王者受百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

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

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

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

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

咸亨元年夏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辛亥遣薛仁貴阿史那道

真郭待封討之待封先與仁貴並列及征吐蕃恥居其下仁貴所

言待封多違之軍至大非川將趣烏海仁貴曰烏海險遠車行甚

難宜留二萬人為兩柵於大非嶺上輜重悉置柵內吾屬帥輕銳

倍道兼行掩其未備破之必矣仁貴帥所部前行擊吐蕃於河口

大破之待封不用仁貴策將輜重徐進遇吐蕃二十餘萬待封軍

大敗還走悉棄輜重仁貴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論欽陵吐蕃官大

論相曰論苴庵亦統大論小將兵四十餘萬就擊之唐兵大敗

死傷略盡仁貴待封與阿史那道真並脫身免三人皆免死除名

欽陵祿東贊之子也與弟贊婆悉多于勃論皆有才略祿東贊卒

涼州道行軍大總管以禦吐蕃

三年夏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貢上問以吐蕃風俗對曰吐蕃地

薄氣寒風俗朴魯然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而起因人

所利而行之斯所以能持久也上詰以吞滅吐谷渾敗薛仁貴寇

逼涼州事對曰臣受命貢獻而已軍旅之事非所聞也上厚賜而

刑文釋因讓  
子得遷

王及善不從  
子擲倒

華許敬宗撰  
國史不實

皮文武服色及  
帶

却處俊諫太子  
分掌五日學

天后請習老  
子

劉曉諫選  
士以文藝為先

却處俊諫天  
后廢政

遣之。太子罕接宮臣。罕許罕典膳丞邢文偉邢文偉邢奚輒減所供膳并上書諫太子。太子復書謝以多疾。及入侍少暇。嘉納其意。頃之。右史缺。上曰：邢文偉事吾子能撤膳進諫。此直士也。擢為右史。太子因晏集命宮臣擲倒。上直多切投也。下都皓切仆也。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率律切高宗改左右內。率率府曰左右奉裕率。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上盧經切。說文弄也。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四年三月詔劉仁軌等改修國史。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上元元年秋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綠。七品服淺綠。並銀帶。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淺青。並礪石帶。庶人服黃銅鐵帶。自非庶人不聽服黃。九月上御翔鸞閣觀大酺。音蒲。令民合。分音樂為東西朋。登也。切。輩。使雍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尚少。志趣未定。當推黎讓粟相親。如今分二朋。迺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瞿然曰：瞿俱遇切。失守之兒。卿遠識非眾人所及也。遽止之。十一月。天后上表以為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每歲明經準孝經論語策試。又京官八品以上。宜量加俸祿。及其餘便宜。合十二條。詔書褒美。皆行之。

○是歲有劉曉者。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況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為先。文藝為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二年三月。上苦風眩。甚議使天后攝知國政。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

天后令元萬頃  
等作列女傳

天后配殺太子

戴至德為不解  
董僕射

日聞張文瓘  
官原也

太后御史同往  
唐等州注獄

狄仁傑言請  
法不當死

仁傑請替  
崇質使絕域

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義琰曰刑如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天后多引文學之士著作郎元萬頃

左史劉禕之等使之撰列女傳臣執百僚勅居有勿言以新戒樂書凡千餘卷朝廷奏議百司表疏時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時

人謂之北門學士太子弘仁孝謙謹禮接士大夫中外屬心天

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迂旨由是失愛於天后四月太子薨時

人以爲天后酖之也六月立雍王賢爲皇太子八月以戴至德

爲右僕射劉仁軌爲左僕射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張文瓘爲

侍中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

理難詰上乃日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之上聞

深重之有老嫗威遇切說欲誚仁軌陳牒誤詣至德至德覽之未終嫗曰本謂是解事僕射解切乃不解事僕射邪歸我牒至德笑而授之時人稱其長者文瓘時兼大理卿因聞改官皆慟哭文瓘

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駁北角上甚委之儀鳳元年秋八月敕桂廣文黔等都督府比來注擬士人簡擇未

精自今每四年遣五品已上清政官充使仍令御史同往注擬時

人謂之南選九月大理奏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

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栢罪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太原狄仁傑

奏二人罪不當死上曰善才等斫陵栢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

執不已上作色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令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抔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株栢殺毀徹故止云取長陵一抔土耳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故也上怒稍解二人除名流嶺南後數日擢仁傑爲侍御史初仁傑爲并州法曹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母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復使之有萬里之憂詣長史蘭仁

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李存廉不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  
自愧乎遂相輯睦

劉思立言遣使  
撫邊騷擾

二年詔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謚等分道存問賑給侍御史  
劉思立上疏以為今麥秀蚕老農事方殷敕使撫巡人皆竦抃忘  
其家業冀此天恩聚集叅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  
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待秋深務閑出使襄貶疏奏謚  
等遂不行

以劉仁軌為大都  
督擊吐蕃

三年初吐蕃寇鄯廓河芳等州敕令狐智通發興鳳等州兵以禦  
之又遣劉審禮契苾何力等討之既而吐蕃寇疊州又寇扶州三  
月以李敬玄代劉仁軌為洮河道大摠管又命李孝逸等發劔南  
山南兵以赴之又遣曹懷舜等分往河南北募猛士不問布衣及  
仕官秋七月敬玄奏破吐蕃於龍支章移切鄯州縣名九月敬玄將兵十

吐蕃虜劉審  
禮以歸

八萬與吐蕃將論欽陵戰於青海之上兵敗審禮為吐蕃所虜敬  
玄狼狽還走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帥敢死之士五百人  
襲擊虜營虜眾遁去敬玄乃收錄餘眾還鄯州審禮諸子自縛詣

審禮諸子自  
縛請贖父

闕請入吐蕃贖其父敕聽次子易從詣吐蕃省之比至審禮已病  
卒易從晝夜號哭不絕聲吐蕃哀之還其尸易從徒跣負之以歸  
李敬玄之西征也監察御史婁師德應猛士詔從軍及敗敕師德

婁師德導諭  
吐蕃

收集散亡軍乃復振因命使于吐蕃吐蕃將論贊婆迎之赤嶺師  
德宣導上意諭以禍福贊婆甚悅為之數年不犯邊上以吐蕃為  
憂悉召侍臣謀之或欲和親以息民或欲嚴設守備俟公私富實

魏元忠上御  
策

而討之或欲亟發兵擊之議竟不決賜食而遣之太學生魏元忠  
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為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  
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知方略是皆

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晉陸機吳人以祖父世為吳  
遂著辨亡論二篇論權無救河橋之敗成都有大勳深既孫皓之亡  
所以得所以二篇論權無救河橋之敗北大都督討長沙王又列  
軍自朝歌至于何橋鼓聲聞數百里又養由基射穿七札側八力  
奉天子與戰戰機軍大敗遂遇害于軍中養由基射甲而射之徹不濟  
切左氏晉楚遇於鄢陵潘越之黨與養由基射甲而射之徹不濟  
六九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既戰師敗績不濟

論取將不可以門地拘

論也其罰不明

請去畜馬之禁

狄仁傑劾李元嘉

仁傑奏王本立請恩為嘉

非不行儉言其害未可圖

非不行儉言其害未可圖

鄆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  
疆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略為本勇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  
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尺  
武切廣陳湯呂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夫賞  
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  
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  
徒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黔其廉  
黔首謂黑色也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  
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勲仍淹滯不聞  
斬一臺郎戮一令史以謝勲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  
即重誅彝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  
蕃之平非旦夕可異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  
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  
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疆弱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  
之疆為中國之利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上善其言召  
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

調露元年春正月上幸東都司農卿韋弘機作宿羽高山上陽等

宮制度壯麗力計切美麗也漢書蕭何治未央宮東闕上陽宮臨

洛水為長廊亘一里宮城上移御之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

為奢奏弘機坐免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

奏其姦請付法司上特原之仁傑曰國家雖之英才豈少本立輩

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為

忠貞將來之誠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二月吐蕃贊普卒

子器弩悉弄立生八年矣上聞贊普卒嗣主未定命裴行儉乘間

圖之行儉曰欽陵為政大臣輯睦未可圖也乃止初突厥六姓

可汗阿史那都支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之吏部

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為質在京師宜遣使者

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空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

裴行儉過爾  
擒都支塔

留王方翼  
碎葉城

突厥諸酋長  
寇定州

元軌請獨殺  
李嘉運

裴行儉  
受裴行儉

裴行儉  
及燕旬

黑德常之胆  
兵成備吐蕃

吐蕃  
諸蠻皆降于

唐太子賢為  
庶人

劉訥言  
諧集於太子

冊立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為己副初行儉嘗為西

州長史及奉使過西州吏人郊迎行儉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

自隨且揚言天時方熱未可涉遠須稍涼乃西上阿史那都支覘

知之遂不設備行儉倍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

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使人促召相見都支俸聞軍

至計無所出帥其子弟迎謁遂囚都支庶匄以歸遣斯王自還其

國留王方翼於安西使築碎葉城碎蘇對切突厥各十月單于

大都護府突厥阿史德温傳奉職二部俱反立阿史那泥孰匄為

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眾數十萬進寇定州刺史霍王元

軌命開門偃旗虜疑有伏懼而宵遁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

上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疆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

驅之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覽表大喜謂

使者曰朕亦悔之向無王失定州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上多密敕

問之十一月以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摠管將兵十八万并

程務挺李文暕古限摠三十餘萬以討突厥並受行儉節度

永隆元年三月行儉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酋長奉職可汗泥孰

富於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奉職既就降餘黨走保狼山詔戶部

尚書崔知悌馳傳詣定襄宣慰將士且區處餘寇行儉引軍還

秋七月吐蕃寇河源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常之以河源

衝要欲加兵戍之而轉輸險遠乃廣置烽戍上數容切烽燧七十

餘所開屯田五千餘頃歲收五百餘萬石由是戰守有備焉先是

劍南募兵於茂州西南築安戎城以斷吐蕃通蠻之路吐蕃以生

羗為鄉導攻陷其城以兵據之由是西河諸蠻皆降于吐蕃吐蕃

盡據羊同党項及諸羗之地東接涼松茂舊等州南隣天竺西陷

龜茲踈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諸胡之盛莫與為比

八月廢太子賢為庶人送詣京師幽於別所後徙巴州武后稱制

賢

謀當作

或字通

用戲也

諧音戶

皆勿

至是上

得之怒

曰以六

賢

漢書即

妄為諧

語諧者

和韻之

言也

至是上

得之怒

曰以六

賢

漢書即

妄為諧

語諧者

和韻之

言也

至是上

得之怒



素與世異其  
忠帝室謂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上湯來切三公上應台皆鼎足承君故曰台鼎而為歷

劉仁軌對裴匪  
命賈馬者矣

劉仁軌言鏡殿  
照見數天子不  
祥

馬婆常之殿  
破吐蕃於良川

齊儼五月日  
齊儼不規無子

齊儼不規無子

伏念與溫傳連  
其

伏念執溫傳以  
降

經教人猶恐不化乃進誹諧鄙說豈輔導之義耶流訥言於振州

開耀元年正月表諂為蘇州刺史自以其先自宋太尉淑以來蓋

忠帝室謂琅邪王氏雖奕世台鼎上湯來切三公上應台皆鼎足承君故曰台鼎而為歷

代佐命恥與為比嘗曰所貴於名家者為其世篤忠貞才行相繼

故也彼鬻婚姻求祿利者又烏足貴乎時人是其言三月以劉

仁軌兼太子少傅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

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

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為上造鏡殿成上與仁軌觀之仁軌譎趁

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

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歷上他黑齒常之將兵擊吐蕃論贊於良

川破之收其良畜而還常之在軍七年吐蕃深畏之不敢犯邊

上初幸嵩山處士田遊巖所居徵遊巖為太子洗馬遊巖在東宮無所

規益右衛副率蔣儼以書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俊節傲唐虞之聖主

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顧古慕切蜀先主三顧孔

明於草遇子以商山之客商詩梁切商州商雒縣山也漢書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避秦而入商

之四皓謂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染于廉切漬也

芝音枝瑞草皇太子春秋鼎盛鼎方聖道未周僕以不才僕步谷切司馬

遷報任安書云僕雖疲驚又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李善注文選去走猶僕也言己為父太史公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猶參庭諍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唯于切言每

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不為達謹書起予遊巖竟不能

荅初裴行儉破突厥軍既還突厥阿史那伏念復自立為可汗

與阿史德溫傳連兵為寇上遣行儉等將兵討之軍於代州之陁

口多縱反間由是阿史那伏念與阿史德溫傳浸相猜貳伏念以

輕騎襲曹懷舜行儉遣裨將何迦密掩取之伏念乃引兵北走保

細沙行儉又使劉敬同等追躡之伏念狼狽不能整其眾遂執溫

傳從間道詣行儉降候騎告以煙塵漲天而至將士皆震恐行儉

曰此乃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盜也然受降如受敵不可無備乃

裴行儉數  
裴行儉數

魏元忠視  
獄得一盜異衆

裴行儉有  
之鹽

王勳等不  
判

王勳等不  
判

破數  
破數

大對王休  
難得馬

命嚴備少選伏念果帥酋長縛温傳詣軍門請罪行儉盡平突厥  
餘黨以伏念温傳歸京師斬於都市初行儉許伏念以不死故降  
裴炎疾行儉之功奏言伏念為副將張虔勗程務挺所逼又回紇  
等自磧北南向逼之窮窘而降耳遂誅之行儉歎曰渾濬爭功古  
今所恥但恐殺降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永淳元年四月上以關中飢饉幸東都時出幸倉猝從之

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  
臣以為僥幸故曰幸也士有餓死於中道者上慮道路多草竊

千結切書好草竊也  
先草竊草野竊盜也命監察御史魏元忠檢校車駕前後元忠受

詔即閱視赤縣獄得盜一人神采語言異於眾命釋桎梏襲冠帶

乘驛以從與之共食宿託以詰盜其人笑許諾比及東都士馬萬

數不亡一錢禮部尚書聞喜獻公裴行儉夢行儉有知人之鑒

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勳渠據咸陽尉樂城蘇味道皆未知名

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蘇即切漢書  
其所生也願以為託是時勳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

賓王駱歷各  
切姓也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

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勳等雖有文華

而浮躁淺露躁則到  
切動也宜享爵祿之器邪揚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

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不愈赴

水死賓王反誅勳味道皆典選如行儉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

如程務挺張虔勗王方翼劉敬同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

行儉常命左右取犀角麝香而失之犀先齊切說文南徼外牛一  
角在鼻一角在頂似豕麝神

夜切麝似麝常食柏葉又取蛇其香正在臍腹前皮內別有膜裹  
之至寒香滿入香患急痛自以脚剔出之人取帶之能辟惡

又敕賜馬及鞍令史輒馳驟馬倒鞍破二人皆逃去行儉使人召

還謂曰爾曹皆誤耳何相輕之甚邪待之如故破史那都支得馬

腦盤廣二尺餘以示將士軍吏王休烈捧盤升階跌而碎之惶恐

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為何至於是不復有追惜之色詔賜

都支等資產金器三千餘物雜畜稱是並分給親故及偏裨數日

而盡呵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

王才翼擒河  
史册三百人

上以郭待舉  
並同平章

魏晉周漢  
法

人謂李善感風  
鳴朝陽

蘇良嗣囚官  
者載竹騁擾

薛仁貴擊  
破突厥

眾於伊麗水俄而三姓因麪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  
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既而分遣裨將襲  
車薄咽麪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 以黃門侍郎

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祕書負外少監檢校中書侍郎郭正一  
吏部侍郎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欲用待  
舉等謂崔知息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

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先是玄同  
為吏部侍郎上言銓選之弊以為人君之躰當委任而責成功所  
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

僚是使群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  
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上必益然後升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  
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眾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

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  
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  
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西嶽華山也北嶽

常山也南嶽衡山也中嶽監察御史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  
平致祥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  
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

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為憂上雖不納  
亦優容之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無敢逆意直諫幾  
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陟選切爾雅釋

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崗上遣官者緣江徙異竹欲植苑中官者  
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過荊州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以  
為致遠方異物煩擾道路恐非聖人愛人之意又小人竊弄威福

虧損皇明上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果為良嗣所怪手詔慰諭良  
嗣令弃竹江中 是歲突厥餘黨入寇并州薛仁貴將兵擊之虜  
問唐大將為誰應之曰薛仁貴虜曰吾聞仁貴流象州死久矣何

以給我仁貴免胄示之面虜相顧失色下馬列拜稍稍引去仁貴

匡奮擊大破之

突厥殺木思  
儉擒崔智辯

唐休璟上書  
刑不可廢

上崩中宗即位

遷政事堂於  
中書省自裴炎  
矣始

弘道元年五月突厥阿史那骨篤祿等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曲  
州都督崔智辯將兵邀之於朝那山北兵敗為虜所擒朝議欲發  
豐州還其百姓於靈夏豐州司馬唐休璟上言以為豐州阻河為  
固居賊衝要自秦漢已來列為郡縣土宜耕牧隋李喪亂遷百姓  
於寧慶二州致胡虜深侵以靈夏為邊境貞觀之末募人實之西  
北始安今廢之則河濱之地復為賊有靈夏等州人不安業非國  
家之利也乃止十二月上有疾丁巳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輔政  
上崩甲子中宗即位尊天后為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以裴炎  
為中書令劉景先為侍中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  
故長孫無忌為司空房玄齡為僕射魏徵為太子太師皆知門下  
省事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增節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